

世界禁书文库

僧侶

SENGU

[英] 马休·格林高瑞·刘易斯



FORBIDDEN BOOKS

九鼎出版社

1934年

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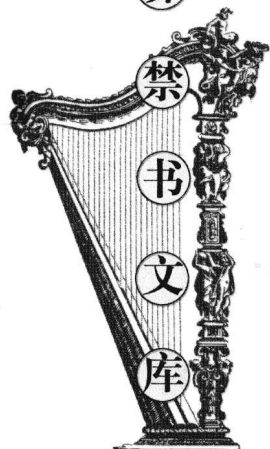
界

禁

书

文

库



僧 侶

SENG LU

原著 [英] 马休·格林高瑞·刘易斯

翻译 宁越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禁书文库/汪彦博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1.9

ISBN 7-80114-656-5

I.世... II.汪... III.禁书-小说-作品集-世界
IV.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0108 号

世界禁书文库 僧 侣

作 者:[英]马休·格林高瑞·刘易斯

译 者:宁 越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李 杰

九州出版社出版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646.1

版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黑龙江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邮编:100081

字数:8900 千

印数:3 000 册

印次: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14-656-5/I·113 全套定价:780.00 元(全 52 册)

世界禁书文库

僧 侶

原 著 [英]马休·格林高瑞·刘易斯
翻 译 宁 越

作者简介

马休·格林高瑞·刘易斯（1775 - 1818），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1775年出生于伦敦。在牛津基督堂学院受教育。

1796年发表哥特小说《僧侣》，一举成名，因而有“僧人刘易斯”的绰号。后死于赴西印度途中。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凯普钦教堂里挤满了听众时，修道院的钟敲了还不到五分钟。如果以为人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怜悯或者希望得到信息，那就错了，因为很少有人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在迷信占统治地位的城市——比如马德里，要寻找真正的虔诚简直是白费力气。目前凯普钦教堂里的听众来的原因各种各样，但所有人的动机都不是正大光明的。女人来展示自己，男人则来看女人：有的人来是因为好奇，想亲耳听听著名牧师的布道到底是怎样的；有的是为了消磨戏剧演出前的那段无聊的时间；有的则是因为听信了在教堂找不到座位的传说；马德里城的人一半到这里来的目的，是想会会那另一半人。真正是来听牧师布道的人只有几个古风犹存的老信徒和半打怀着敌意的牧师，他们决心找出布道中的错误并加以嘲笑。对于其他听众来说，布道完全没有必要，如果取消了，他们绝不会因此感到失望，甚至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但是，不管怎样，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

凯普钦教堂聚集了这么多人是前所未有的。每一个座位都坐了人，所有的角落都挤满了，连长长的走廊里摆放的做装饰的雕像上也挤满了人，男孩子们爬到天使们的翅膀上坐着，圣弗郎西斯和圣马克的背上各自爬上了一个看客；而圣阿加莎则发现她不得不承担两个人的重量。结果便是，我们的两位新来者尽管紧赶慢赶，但在走进教堂之后，还是无法找到一个位子。

然而，那位老妇人根本不理睬周围发出的气恼的叫喊，一个劲儿地不停往前挤。人们徒劳地向她说：“告诉你，夫人，这边没空地方。”“求你了，夫人，你简直把我挤扁了！”“夫人，这里你挤不过去。老天爷！有些人怎么这么讨厌哪。”但是老妇人仍坚决地继续往前走。她依靠自己的顽强不屈和强壮的臂膀，在拥挤的人群中开出了一条通道，挤到了教堂中离布道坛不太远的地方。她的同伴一言不发地紧跟在她身后，巧妙地利用着她所付出的力气。

“圣母玛利亚！”老妇人向周围扫视了一下，失望地叫道，“圣母玛利亚！怎么这么热，这么多人！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应该回去。这里连一个坐的东西都没有，而且看来没有哪个好心的人会将他们坐的地方让给我们。”

这番话惊动了两个绅士，他们正坐在靠右手边的长凳上，背靠在从布道坛过来的第七根柱子上。两个人年纪都不大，穿得很体面。听到一个女士对他们的礼貌与教养发出的呼吁，他们停止了交谈，看了看说话者。她已掀起面纱，以便更清楚地观察周围的情况。长着一头红发的她斜过眼瞟了瞟他们。两位绅士掉过头，继续他们的谈话。

“好吧，”老妇人的同伴回答说，“好吧，里奥尼拉，我们直接回家去吧！这里面太热了，我也害怕这么多的人。”

这些话出自一个无比甜美的声音。两个绅士再次停住了

他们的谈话，但是他们这次不再是仅仅抬眼看一看，而是情不自禁地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转过身来，面对着说话的人。

说话的也是一位女士。她的身材美丽而高雅，极大地激起了两个年轻人的好奇心，他们迫切地想看一看拥有这种身材的人的面容。但是他们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一块厚厚的面纱遮住了她的脸。不过，在艰难地挤过人群时，她的面纱已被移动了一点，使她的脖颈露了出来。她的脖颈匀称美丽，完全可以和美第奇的维纳斯媲美。她的白皙得令人吃惊的皮肤，在金色长发的衬托之下更加迷人。这头发一直垂到她的腰际。她的身材比中等个儿稍矮一点，像林中仙女一样娇小轻盈。她的胸脯遮得很严实。身上洁白的裙子中间系着一条蓝色的缎带，裙子下面，露出一双美丽异常的小脚。她的手上挂着一串大粒的串珠，她的脸蛋被一块厚厚的黑色罗纱遮盖着。两位绅士中年轻的那位为这位女士让出了自己的座位。与此同时，那位年长的也认为有必要对她的同伴给予一点关注，因此把自己的座位也让了出来。

那位老妇人连连感谢，推辞一番后，便接受了这一提议，坐了下来。那位年轻的只是表示感谢地行了一个礼，跟着坐了下来。堂·洛伦佐（这正是把座位让给她的那位绅士的名字）设法留在她的旁边。但是在这之前，他已对着自己朋友的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对方马上懂得了他的意思，想方设法地把老妇人的注意力从她那可爱的保护物身上吸引过来。

“你们是刚刚到马德里不久吧？”洛伦佐对他那美丽的邻座说，“因为像你这样美丽的女性不可能长久地不被人知道；如果你不是今天才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女人的嫉妒和男人的崇拜早就使你成为众目所归的明星了。”

他停了一下，期待着一个回答。但是由于他的话不回答也可以，所以这位小姐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

“我觉得你到马德里并不太久，没错吧？”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用低得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勉强回答说：“是的，先生。”

“你准备在这里呆得时间长一些吗？”

“是的，先生。”

“我应该庆幸自己的好运。为了能使您在这儿更为愉快，我能替您做点什么？我对马德里很熟，我的家族跟王室有些关系。如果您用得着的话，请允许我为您效劳，这将是您赐予我的最大荣幸和恩惠。”他自言自语道，“她现在无法用一两个字回答我了。她必须对我说点什么。”

但是洛伦佐估计错了，因为那位小姐只是鞠了一躬，以作回答。

此时他才发现他的邻座并不喜欢说话，但他搞不清楚她的沉默不语究竟是因为傲慢，还是因为谨慎、害羞，或者干脆就是因为愚笨。

停了一段时间，他说：“一定是因为刚到此地来，你还不了解我们这儿的习俗，所以你还带着面纱。请让我替你把它取下吧。”

说着，他伸出手去摘那罗纱，但是那位小姐抬起手挡住了他。

“在公众场合我一直都是戴着面纱的，先生。”

“但是，摘下来有什么害处呢？我请问你。”她的同伴有点不快地插进来说，“你看，别的女士们为了表示对这一神圣地方的敬意，都把面纱撩到一边去了。我也已经拿开了自己的面纱。我都不怕把自己的面容露出来，你就更不必害怕了。圣母玛利亚！为一个毛丫头的脸我们已经费了多少唇舌呀。好了，好了，孩子，把它取下来吧！我敢向你担保，谁也不会从你这里将它拿走的。”

“亲爱的姨妈，摩西亚的风俗是不摘面纱的……”

“别说你的摩西亚了。啊，圣巴巴拉。你说这有什么意思。你老是让我想起那个闭塞的地方。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不是摩西亚，而是马德里的风俗；因此，我希望你立刻将面纱摘掉。不要耽搁，安东尼娅，你很清楚我不喜欢有人和我唱反调。”

安东尼娅沉默不语，但也没有再反对堂·洛伦佐的行为。洛伦佐依靠她姨妈的支持，非常敏捷地将她的面纱取下。于是，一个如天使一样美丽的脸蛋儿便呈现在他惊赞的眼睛面前。而且，仅仅说是美丽还不够，那简直是勾魂摄魄。它不仅轮廓秀美，而且气质甜美感情丰富。她脸庞的各个部分，分开来看，有的也许不能说是特别美丽，但合起来看，就极俊美了。她的脸上有少数几个雀斑，但皮肤异常白皙；她的眼睛不是很大，睫毛也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她的嘴唇却比玫瑰还娇嫩鲜艳；一根素淡的缎带束着她那金色的长发，那金发波浪似地起伏着，一直泻到腰际；她的脖子细长而且异常美丽；她的手和胳膊是按照最匀称的比例构造出来的；她的温柔的蓝眼睛就是甜美的天堂所在，水晶般的瞳仁在眼里秋波流转，闪烁着钻石般明艳的光芒。她大概刚满十五岁；因目前的生疏还有一些羞涩，但一丝调皮的微笑却抑制不住地显露出来。在她的嘴边嬉戏着，显示出她的活泼与青春的活力。她害羞地打量了一下周围；当无意中接触到洛伦佐的视线时，她就立刻垂下了眼帘，看着手上的念珠；她的脸蛋同时变得绯红；她开始数念珠上的珠子，但她的神情显示她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洛伦佐以无比惊异和赞叹的心情注视着她；但她的姨妈认为应该为安东尼娅的懵懂无知道个歉。

“她还很年轻。”她说，“对于人情世事一无所知。她从小

就生活在摩西亚一座古老的城堡里，除母亲以外，再没别的伴侣。而她母亲，上帝保佑她，除了明白汤要端到嘴边喝这类事之外，其他的简直什么也不知道。不过，她却是我的亲姐姐，同一个父亲和母亲生的。”

“只知道这么一点事儿？”堂·克里斯托弗假装吃惊地说，“太奇怪了。”

“先生，这绝对是真的。这似乎很奇怪，然而却是事实。可有人就是运气好！一个一流的青年，而且是个贵族，认定阿尔维拉在美貌上完全有值得骄傲的资本。说到骄傲，她的确向来如此，至于美貌嘛，这里就不说了。要是像她那样，我根本用不着花那么多功夫……不过我扯远了。正如我所说的，先生，那个年轻的贵族爱上了她，瞒着父亲偷偷与她结了婚。这个秘密在三年以后，终于让老侯爵知道了。正如你们能想象的，他并不喜欢这个消息。因此，他立刻去科特瓦，决定抓住阿尔维拉，然后把她送到随便一个什么地方，只要在那里没有人再提起她。可是我的圣保罗啊，她却躲过了他，逃到她丈夫那里去了。他们一起乘船去了西印度群岛！侯爵简直要气疯了。他当着我们的面发誓，如果这个小妖精还缠着他的儿子，他就要将我父亲——他是一个好鞋匠——送到监狱里去。当他离开时，竟残忍地从我们手中将姐姐的小男孩带走，那时才刚满两岁，她因为走得太匆忙，忘记把他带走了。我猜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在侯爵那里没有受到很好的待遇，因为没过几个月，我们就听说他死了。”

“嗨，这个老头子真叫人感到可怕！夫人。”

“噢，简直是骇人听闻！而且丝毫没有礼貌。你想，你会相信吗，先生？当我打算让他消消火气时，他竟骂我是个巫婆，而且为了惩罚伯爵，竟希望我姐姐会变得和我一样的丑。的确是丑！我倒喜欢他这样说。”

“胡说！”堂·克里斯托弗叫道，“伯爵一定会觉得运气好——如果他父亲同意他把两姐妹交换一下的话。”

“啊，我的上帝！先生，你真是太客气了。不过，伯爵真的是另外一种想法的话，我会很高兴的。当然，从他的想法中我姐姐获得了许多好处。他们住在西印度群岛长达十三年，但经常吵架，爱急。后来，她丈夫死了，她没办法，只好又回到西班牙，但却没有一间房子用来遮风挡雨的，也没钱去买！那时候这个安东尼亚还是一个婴儿，而且她似乎永远也长不大。我姐姐发现她的公公又结了婚，而且他一点也不肯原谅伯爵。他的第二个妻子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据说是一个非常教养的年轻人，老侯爵拒绝接见我的姐姐和她的孩子；但是捎来话说，如果她不再抛头露面的话，他可以给她一笔小小的年金，并且可以让她住在他在摩西亚拥有的一座古城堡里。他的长子曾经住在这座城堡，并且非常喜爱它，但后来他从西班牙出走后，老侯爵便感到无法再忍受那个地方了，他不再将它放在心上，任它荒废、坍塌。我姐姐接受了这个建议，便隐居到摩西亚，并且一直住在那里，直到上个月为止。”

“那么，是什么让她离开了摩西亚了呢？”堂·洛伦佐问道。由于爱慕年轻的安东尼亚，他对这位健谈的老妇人的话语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嗨呀，先生，她的公公最近去世了，他在摩西亚的管家拒绝再付她的年金。她想请求侯爵的儿子给他这笔年金，所以她来到了马德里。但是我认为她还是不去找这个麻烦为好。你们这些年轻的贵族花钱的地方总是很多，不太愿意把钱往一个老女人身上扔的。我曾劝她让安东尼亚替她去求情，但她根本听不进。她一直都很固执。好吧，她会发现她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她的处境更糟。这个女孩的脸蛋儿很漂亮，

这或许有很大的用处。”

“啊，夫人！”堂·克里斯托弗插进来说，装出一副激动的神情，“如果脸蛋儿漂亮能解决问题的话，您姐姐为什么不向您求助呢？”

“啊，上帝！我的爵爷，我发誓，我真的被您的绅士风度迷住了。不过我向您保证，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年轻贵族的魅力之下，要冒的风险实在太大了。啊，不，不行。我最好还是保住自己的好名声，不能让它受到玷污，或者被人指责。如何同男士们保持合适的距离这一点我总是知道的。”

“关于这一点，夫人，我当然没有一点疑问。但是我还是想问您一下，您不赞成婚姻吗？”

“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我还是承认，如果我遇到一位和蔼可亲的骑士愿把自己呈现在我面前的话……”

说到这里，她打算对堂·克里斯托弗丢一个温柔而意味深长的媚眼，然而很遗憾，她的眼睛斜得太厉害了，竟落在了克里斯托弗的同伴身上。后者把这眼风当成是丢给自己的，于是深深地鞠了一躬，以示答礼。

“请问，”他说，“那位侯爵叫什么名字？”

“德·拉·西斯特纳侯爵。”

“我与他很熟。他目前不在这里，但他不久就会来的，他是个品德高尚的人。要是美丽的安东尼娅同意的话，我可以替她向他代为申诉，我保证把她的情况很好地加以说明。”

安东尼娅将她蓝色的眼睛抬起，对他的这一提议以一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甜美微笑表示了无声的感谢。而里奥尼拉的满意则是更大声的言谈。的确，因为侄女一直沉默不语，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代表她们两个人说话。她很容易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她发现自己总是有机会说话。

“哦，先生！”她叫道，“你将把一个极大的恩惠带给我们整个家族！我万分感激地接受您的建议，并且衷心地感谢您的好心肠。安东尼娅，你怎么不说话，孩子？这位先生向您说了这么多有礼貌的事，你坐在那里却像一个雕像一样无动于衷，连个谢字也不说，不管好歹，好像都无所谓。”

“亲爱的姨妈，我很清楚地知道……”

“呸，侄女！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不要在别人讲话的时候打岔。你见过我做过这样的事吗？难道你们摩西亚人就是这样的风俗？上帝保佑我！我怎么才能让这个女孩子变成一个教养良好的人呢？但是请问，先生，”她转身堂·克里斯托弗继续说，“请告诉我，为什么今天这个教堂里有这么多人呢？”

“您不知道每个星期四这个修道院的院长，安布罗西奥，都要到这个教堂布道？整个马德里到处都有人赞扬他，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他才讲了三次，但是他的口才将所有听过他布道的人都迷住了，所以，要想这个时候在教堂找个位子，那难度不亚于看一出新喜剧头一次上演。您不会没听到他的名声吧？”

“嗨，先生，直到今天我才有幸来到马德里。而在科特瓦，我们的消息十分闭塞，简直不知道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所以，我们那个教区没有人提起过安布罗西奥的名字。”

“在马德里，他的名字可以从每个人的口里听到。他似乎迷住了这里的居民。到现在为止我本人并没听过他的布道，但我却十分惊讶于他所激起的热情。不仅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也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对他充满了崇拜，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颇有声望的贵族们将大量的礼物赠给他，他们的妻子只愿让他做自己的忏悔教士。在这个城市，人们干脆就叫他圣人。”

“无疑的，先生，他的出身肯定很高贵？”

“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已故的凯普钦修道院的前院长在修道院的门前捡到他时他还是一个婴儿。人们花了许多工夫去寻找丢下他的人，但都没有结果，而孩子本人又不可能说出他的父母是谁。他的教育是在修道院完成的，从被捡到时起他一直没离开这里。他很早就显示出了酷爱学习和喜欢隐居的习惯，一到成人的年龄就发愿当了僧侣。从没有人来认领他，他的身世的秘密也没被谁澄清过。而僧侣们为了说明人们对他的崇敬与喜爱，总是毫不犹豫地宣称，他是圣处女送给他们的礼物。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说法已被他那非常严谨简朴的生活所证实。今年他三十岁，在学习中度过了有生以来的每一个钟头，完全与世隔绝，从不食肉。他从未离开过修道院，直到三个星期前他所属的团体将他选为修道院的院长为止。即使在现在，除了星期四这一天，他也从不离开修道院。因为这一天他要在这个教堂作一次布道，整个马德里的居民倾巢出动前来聆听。听说他有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在他三十年的人生历程里，没有人发现他曾违反过自己定下的任何一条规则；他的人格中，连最小的一点瑕疵也找不到；他被人们称作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守道者，他甚至不知道造成男女之间区别的是什么。因此普通民众都把他看做圣人。”

“这样就叫做圣人？”安东尼娅问道，“我的天！那我也是一个人。”

“天哪，圣巴巴拉！”里奥尼拉叫道，“怎么能这样问！呸，孩子，呸！这样的话年轻的姑娘不应该谈。你应该显得根本不记得世上还有男人这回事，不应该想象居然还有人和你不是同性的。我希望你能够使人们懂得，那就是你只知道这样一种男人，他没有胸肺，没有臀部，没有……”

幸亏在这方面安东尼娅一无所知，不然她姨母的教导不会很快便烟消云散的。这时，一片喃喃的低语声在教堂中响起，宣告了牧师的到来。为了能更好地看到他，堂娜·里奥尼拉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安东尼娅也跟着她站了起来。

他举止高贵而又威严。他的身材高挑，面貌出奇的英俊。他的鼻子是鹰钩形，眼睛又大又黑，闪闪发亮，黑色的眉毛几乎连在了一起。他的皮肤深褐色，但是十分光滑，不停的学习和观察夺去了他面颊上的红润。他的前额光滑，显得安宁平和，一种毫无欲求的神态在他面貌的每一个部分都表现出来，似乎在宣布这个人享乐和罪恶无缘。他向听众恭敬地鞠了一躬。然而仍有某种严峻从他的表情与举止中透露出来，使得人们倍感敬畏，几乎没有人能经受得住他那明察秋毫而又炯炯有神的眼睛的注视。这就是安布罗西奥，别名“圣人”的凯普钦修道院院长。

安东尼娅在急切地看着他的时候，感到胸中有一种奇特的愉悦在涌动，以前她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而且无论如何她也沒辦法说出其中的缘由。她万分焦急地等待着布道的开始，当这位修道士终于说话时，她觉得自己的心灵似乎被他的声音直接扣动着。没有谁能像年轻的安东尼娅这样强烈的感觉，但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津津有味。安布罗西奥的讲演甚至将那些对宗教价值不感兴趣的人深深地迷住了。每个人都觉得他的讲话不可避免地吸住了自己的注意力，整个教堂内外一片寂静。即使洛伦佐也无法抵抗这种魅力，他忘记了安东尼娅就坐在他的身边，全神贯注地听着牧师的话。

僧侶用一种充满激情、豁朗而又朴素的语言颂扬宗教的美丽。他极富说服力地讲解了《圣经》中一些抽象的段落。可当他对人类的罪恶猛烈抨击，对他们在未来的国度将受到的惩罚进行描述时，他的深沉而又亲切的声音中充满了令人

颤栗的恐怖。每一个听众都开始对自己所犯的罪过进行回顾，不由得颤抖起来；响雷似乎出现了，命中注定那雷电将会摧毁自己，就在脚前那永恒的毁灭的深渊裂开了口！但是当安布罗西奥改变主题，说到清白的良心的美好，永远为无可指责的灵魂准备着的辉煌前景，能在永恒的光辉的天国等着给他们的回报时，他的听众便觉得不知不觉地他们溃散了的精神又回来了。他们将自己托付于上帝的仁慈充满信心，听着牧师的安慰满怀喜悦；当音乐的旋律充盈于他饱满的声音里，他用光辉灿烂的色彩为他们描绘了幸福的天国，他们的思想随之即驰骋于其中了。

这次布道的时间很长，然而，当它结束时，听众们却还觉得它不够长而怅然若失。这位僧侣已经停止了讲话，但整个教堂仍然笼罩着一种充满激情的沉默，最后布道产生的效果终于消散，一片赞美之声响了起来。安布罗西奥走下布道坛，听众们马上将他围住了。他们衷心地感谢他，为他祝福，跪拜在他的脚前，吻他的教士袍子的边。他一边在胸前用手虔诚地划着十字，一边朝那扇开向修道院的小教堂的门缓缓走去。他手下的僧侣们正在那里等着迎接他。登上台阶后，他转过身来，面向他的信徒，说了一些感谢和劝勉的话。在他讲话时，他的用大颗的琥珀串成的念珠掉了下来，落在周围的人群之中。人们立刻急切地将它抓住，并迅速地将其瓜分了。凡是分得了一颗珠子的人，都把它当做圣物保存起来，即使这是由圣弗朗西斯亲自祝福过三遍的念珠，也不可能引起这么多有益的争执。对于他们的急切，修道院长笑了一笑，说了几句祝福的话，便离开了教堂，此时他脸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有谦卑停留。它是否也停留在他的心里呢？

安东尼娅的眼睛急切地追随着他的背景，当门在他后面关上时，她感到与幸福紧相连接的某种东西似乎从自己身上